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多士

多士者召誥所謂殷御事也周公治洛之初以成王命告多士召誥所謂王先服殷御事也蔡氏曰多士誥體也〇吳氏曰方商民遷洛之時成周未作其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曰伻來

毖殷。又曰。王俾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洛。故其言如此。
蔡氏曰。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紂都去
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而役遠哉。書序以爲成周既
成遷殷頑民者。謬矣。是也。王制曰。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
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蓋營洛役殷民。明來從之旣
久也。如作洛而後遷民。則力役之政。何以及於將徙者哉。
然則多士次洛誥之後。宜矣。而豈宜先於多方乎。多方曰。
王來自奄。今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先而多士後也。
今之篇次。蓋傳者失其次也。逖音狄比戰志反 賓去聲期與朞同
述曰。史記於營洛後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
作多士。此從書序而失之也。吳氏者棫也。其書裨傳。宋史

藝文志著錄焉。紂都詳康誥疏。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蔡氏曰。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公治洛之初是也。于。於也。曰新邑洛者。明告命亦宜新也。用告者。用王命告之也。曰商王士者。蔡氏謂貴之也。

述曰。史記魯世家言周公七年歸政。被譖奔楚。乃云成王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蓋異說之失也。今攷於經。此周公以王命告多士。爾豈戒王之淫泆者乎。書疏引鄭云。成王元年三月。鄭以爲成王卽政改元。非也。詳洛誥疏。周書世俘篇云。薦殷俘王士百人。言商

王士也。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以一句讀也。其曰
　新邑洛者。可徵讀之爾。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喪去聲

　自此而下至篇終。周公以王命告之也。殷遺者。謂殷亡之所遺也。弗弔者。天不弔殷也。旻天者。馬氏謂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是也。言旻天大下喪亡于殷商也。佑助也。與右通。詩曰。保右命之。今言天於我有周則佑而命之也。將奉也。言周奉之也。王罰者。以王灋罰之。謂伐紂也。曰將天明威致王罰者。詩所謂致天之屆也。敕。正也。易稱湯武順天。今言正殷命而順之也。終者。終其事也。

易所謂代有終也曰敕殷命終于帝者下文所謂告敕于帝又所謂丕靈承帝事也屆音戒

述曰秋曰旻天釋天文詳堯典旻天疏馬義見釋文釋詁右助義同佑與右蓋其通也將奉詳洛誥疏引詩者假樂及閟宮文鄭箋云屆殛也詩六月毛傳云飭正也敕猶飭也詳皐陶謨疏引易者革彖傳及坤文言文曰將天明威致王罰曰敕殷命終于帝僞傳從威從命絕句者失其讀也爲碎也非其辭氣然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畀必利反

肆今也言今爾多士者呼而告之也言我小國者猶大誥

言小邦周也。翼馬氏謂取也。蓋以翼通弋也。蔡氏謂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不畀者不與殷也。允信也。言信無固亂也。蔡氏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弼我者輔我周也。蔡氏謂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也。位者天子之位也。

述曰。肆今。釋詁文。翼梅本作弋。蓋翼者弋之假借也。古六書音同則假借。作翼者古本也。今竄爲弋爾。僞傳云。弋取也。釋文云。弋馬本作翼。義同。書疏云。鄭王本弋作翼。王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命。蓋鄭義亦爲取也。詩騶虞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言取獸也。今從馬義者。於文尤洽也。故王與馬同。易小過六五

云。公弋取彼在穴。則弋者取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言惟天不畀之實。言天又言帝者。互文相備也。秉。執也。明畏者。卽上文所謂明威也。蓋威則畏之矣。臯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上帝無爲。惟我下民所執而爲之者。皆惟天之明威。言民之不與。卽天之不與也。蔡氏曰。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述曰。秉。執。釋詁文。釋文云。畏。如字。一音威。蓋以畏通威也。今不出之者。上下經文威與畏。其義相因也。其文不相歧也。梅本臯陶謨云。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彼連文而言。則相歧矣。其上文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豈相歧者乎。詩烝民

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既有秉彝。未有不秉爲者也。此其實理之實用焉。僞傳云惟我周下民秉心爲我。秉以心言。於經病添文也。釋文云爲。爲于僞反。此從傳也。於文未適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泆音逸

引。猶引養引恬之引。謂引達以長也。猶多方言帝之迪導也。逸者。無逸所謂艱難乃逸。蓋享國之逸也。引逸者。示之以適逸之道焉。適。往也。多方曰有夏誕厥逸。此無逸所謂不知艱難乃逸。既誕也。今下文所以言大淫泆也。以是爲逸。則于享國之逸。不知所適矣。則惟者。申言其事之辭。降

格者蔡氏謂與呂刑降格同呂氏以爲降格災異也時是也是夏桀也蓋于時者蒙上文有夏而言淫過也有辭謂罪辭猶呂刑所謂鰥寡有辭也故下文曰罔非有辭于罰罰者聞其罪辭也康誥言厥罪者曰其尚顯聞于天元大也元命者享國之大命也呂刑曰自作元命詩之蕩曰大命以傾致罰者上文所謂致王罰也言我聞言夏事者曰上帝將引逸以長其享國之逸有夏不適往于逸何則則惟帝降格災異而心嚮于是矣蓋將以譴告之警懼之此所謂引逸也夏不能用帝命大過蕩泆而有罪辭惟是罪辭聞於天者皆無可念其聞天其惟廢大命降致王罰蓋自降格者反而致之此所謂不適逸也譴棄淺反

述曰。引義。詳梓材篇。逸論衡引作佚。或曰。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不貢士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其在斯歟。非也。大傳所謂適者。以諸侯之士。適天子之國也。若書序言伊尹去亳適夏者也。有夏天子。其進賢又何適乎。或曰。釋詁如適義同。佚則者。引佚之則也。大傳所謂一再三者。其則也。言不如佚則也。蓋從則絕句焉。如其言大傳當必以適則不適則言之。豈當徒以適不適言之乎。蓋大傳所謂不適者。非以言此經也。堯典云。明明揚側陋。

皆進賢也。故孟子言湯曰。立賢無方。非惟以遺佚言也。論
衡語增篇云。經曰。上帝引佚。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
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其自然篇云。上帝引佚。謂舜禹
也。而其爲說亦同。夫論衡者。今文家說也。豈不習於大傳
者乎。其言此經。謂任賢者佚也。蓋佚而不勞。則進賢之義
在其中矣。故下文言湯者。以俊民甸四方言也。或曰。素問
云。天地之所收引也。王冰注云。引。謂引使收斂也。則引逸
者。收其逸也。若引繩然。引而長者亦引而收。兩義相因。則
反訓也。息之爲生。擾之爲馴。廢之爲置。其訓類然也。呂氏
春秋云。聖人必先適欲。高誘注云。適猶節也。管子云。聖人
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不適逸者。不節其

逸也。此欲以下文言淫泆者言之也。繇今攷之。周公曰無逸。豈徒收而節之已乎。釋詁云。適往也。下文貳適我適。皆一例也。漢書董仲舒傳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此降格之義也。何則者。蓋起下文之辭也。漢書贊用之矣。曰則惟帝降格嚮于時。曰夏弗克庸帝。偽傳讀曰。嚮于時夏。然則弗克庸帝者誰也。如以爲蒙上文而言。則非矣。於文未適也。詩時邁云。肆于時夏。毛傳云。夏大也。詩思文云。陳常于時夏。鄭箋以歌九夏言之。今此經之讀。非其例也。酒誥云。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其例也。詩有客毛傳云。淫

大也。今未可訓大淫爲大大也。易大過彖傳云。大者過也。蓋大而過度者則淫矣。隱三年左傳云。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蓋四者以寵祿過者而過焉。驕則氣盈之過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云。淫過也。說文云。泆水所蕩泆也。釋文云。泆又作佾。馬本作屑。謂過也。今攷多方云。屑有辭。或据此改爲屑有辭。則固矣。蔡傳引呂氏云。雖有矯誣之辭。天罔念聞之。此据多方言屑有辭者而言也。今不從者。雖之爲言。於義未析也。天聞而罔念之。非罔念聞之也。且据下文而言。有辭謂罪辭也。元大。詩采芑毛傳義也。易彖傳云。大哉乾元。其義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革謂去故也。革夏即易所謂革也。蔡氏曰。甸治也。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俊民布治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之興也。多士觀此可以自反矣。

述曰。易說卦云。革去故也。革彖傳言湯武者云。順乎天而應乎人。詩信南山傳云。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帝乙紂父也。左傳曰。明德以薦馨香。此明德所以恤祀也。恤憂也。憂不德之將失祀也。蓋自成湯至于紂父帝乙。殷諸王無不然矣。亦總。丕大。建立。保安。乂治也。言殷諸王之

明德。總惟天大立之。以安治有殷也。配天者猶詩言殷之克配上帝也。澤者德澤也。其澤者猶詩序言先王之澤也。此猶曰其澤罔不配天。蓋倒文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天之澤所以澤乎萬物也。而君德配天者其澤可知矣。言殷諸王總無敢違帝焉。蓋無不配天者是其澤也。

述曰。帝乙詳酒誥疏。引左傳者僖五年文。史記言多士云。無不率祀明德。此愼祀作率祀。又在明德上。蓋異文也。亦總詳臯陶謨疏。引詩者文王文。引詩序者關雎序文。引易者乾彖傳文。僞傳云。無不配天布其德澤。蔡傳云。無不配天以澤民。皆未察其倒文者也。非其辭氣然也。倒文之例。

古多有之矣。詳康誥政人疏。曰亦惟天丕建。蒙上文殷諸王之明德而言也。蔡傳於此分節焉。則所謂丕建者疑於突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祇音支

後嗣王者紂也。天顯者天所顯也。上文所謂天明威也。康誥曰。弗念天顯。民祇者民所敬也。康誥曰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然則殷先王勤家者民所敬也。言在今殷後嗣王紂。不以天顯爲顯。是大無顯于天矣。況曰其有聽念于殷先人之勤勞王家乎。故大過其蕩泆無顧于天所顯而民所敬者。惟是上帝不保安之降若此大喪亡也。

述曰。泆史記作佚。酒誥云。迪畏天顯小民。言天顯之小民也。今日天顯民祇。對文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紂無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此添文言之。未察其爲對文爾。史記言多士云。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則以對文言之矣。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結上文而言之也。言惟天不與殷者。以紂不明其德也。此紂之有辭于罰也。凡四方小大助紂之國亡無非有罪辭于致罰。蓋皆不明其德也。孟子言武王之伐紂曰滅國者五十。其謂斯乎。

述曰。周書世俘篇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亦所謂小大邦喪者也。蔡傳以爲汎言而擬紂。非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

此更端而告之也。靈善也。割殷林氏謂與湯誓割正夏同。敕者上文所謂敕殷命也。言今惟我周武王大善承天命之事。今帝有命曰。割正殷。我當告其敕正殷命者于帝也。言不得不伐殷也。

述曰。詩定之方中箋云。靈善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此承上文而告之也。我事者。卽我周王所承之帝事也。貳疑也。易曰。因貳以濟民行。適往也。不貳適者。不疑於所往也。詩言武王伐紂之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蔡氏以爲

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呂氏春秋曰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禮言以天下爲一家者蓋天下適往焉詩言殷士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蔡氏以爲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我事及王家皆言適者其爲文猶詩言王事適我也蔡氏曰言割殷之事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行去聲女音汝

述曰釋詁云貳疑也引易者繫辭傳文蔡義引詩者大明及文王文朱子云侯維也此釋詁義也引呂氏春秋者下賢篇文引禮者禮運文釋詁云適之往也僞傳云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此傳以我事爲天下事也傳於上文義不貫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追言其從武庚之叛而赦之也。予其曰者。王繇今而述其昔之言也。洪。大也。動者。東征至西遷。皆震動也。蔡氏謂王言予其曰。乃汝大非瀆。我非爾動變。自爾邑是也。猶伊訓所謂天誅造攻自牧宮也。即。就。戾。罪也。言天就于殷大罪者。蓋言天即誅武庚也。不斥言之者。姚氏謂所以慰其臣子也。蓋與大誥告天下者不同。肆者。董氏謂肆。赦也。故下文曰。予惟率肆矜爾。言予亦念天旣就于殷大罪矣。肆赦爾而不正治之也。

述曰。洪。大。釋詁文。伊訓者。孟子所引書文也。今詳述文。即

就。詩旻箋義也。釋詁云戾罪也。姚氏者鼐也。乾隆時以文學稱。周官大司馬云賊殺其親則正之。蓋正治之也。肆赦詳堯典疏。董氏者琮也。宋儒。蔡傳以紂死武庚又死言殷邦大戾。以肆訓故。以不正言邪。以為言當遷也。緣是言之。則不正之故。將謂地乎。將謂天乎。於文未適也。或曰此言動者。惟言遷動也。非也。方謂其洪無度。使不言東征震動而肆赦之。可遽言遷乎。非言之序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更端而追言其遷洛也。猷言也。謂言告爾多士也。時是也。是肆不正也。蓋顧上文而言。下文云。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則遷者以肆而罰其遷也。洛在鎬京之東紂都之西。自多士言之故曰西爾焉。猶東山詩之言我東也。奉承。康樂寧安也。無違者蒙上文我一人而言。後者林氏謂稽留天命也。有後猶或後也。言予惟是肆不正者其遷居洛而西爾。非我一人承德而不樂安爾居是惟天罰遷之命。我一人無可違者。故我遷之不敢或後焉。今無我怨也。

述曰。猷言。詳大誥疏。猷告爾多士。以一句讀也。蔡傳云。時是也。指殷大戾而言。此於義未析也。夫遷者猶王制所謂移之郊移之遂也。以殷叛之罪而移之爾。豈以殷地之惡邪。予惟時者猶多方言我惟時也。我一人者猶下文言予一人也。其變文者若堯典予與朕之變文也。詳堯典疏。江

氏云、西止息也。說文云。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今据經言居矣。如又以止息言之。則複也。釋詁云。康樂也。寧安也。僞傳云。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蔡傳略同。而蔡以後爲後命。謂有他罰。繇今攷之。其以無違自汝而言。上下經文。非其辭氣然也。其釋後者。皆於經病添文也。言或後者。詩天保箋云、或之言有也。今轉注之、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此卽其所知而告之也。冊謂書記。典謂常經。蓋殷先人有冊典而可知者。旣知乎殷革有夏之命矣。今周革有殷之命。從可知也。

述曰。冊與策通。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典經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即其所言而告之也。迪進。簡擇。服事也。聽用者謂不遽用之將聽而用之也。肆故今也。天邑商者從商爲天子之舊稱也。率猶皆也。肆矜者謂肆不正而哀矜之也。蓋顧上文而言天命者用德之命也。臯陶謨曰。天命有德。言今爾又以夏而言曰。夏多士進擇在王朝。有事在百官。蓋罪予不用多士也。予一人惟不遽用人而聽用德。故今予敢求爾德于天邑商。予又不求備。惟皆肆赦其不德而哀矜爾。

非予不用爾多士之罪。蓋求而矜之。將聽而用之。是惟天命有德焉。多方曰。克閱于乃邑謀介。謀之者將聽而用之也。

述曰。迪進。釋詁文。簡擇。詩簡兮鄭箋義也。肆義詳盤庚疏。白虎通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今攷於經。周豈不言新邑大邑新大邑乎。書疏引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鄭以爲亦本其舊稱也。書疏引王云。商爲我之天邑。王於文未適也。率義詳湯誓疏。蔡傳云。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乎。非也。蓋失誥辭之善矣。多方於殷多士云。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蓋以將大用勉之也。豈告之不用而絕之乎。其言循商故事。與僞傳訓率肆者同。然商之故事。經不言其用夏多士邪。非徒矜恤也。其以殷多士爲頑民。亦失之矣。其辯書序而未悉者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比毗志反

此言昔遷洛之欲其多遜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蓋多方之誥。自昔然矣。今追言之也。降下也。四國。管蔡商奄也。遐逖。遠也。蔡氏謂遠居于洛也。比近也。宗謂宗周。蓋鎬京也。其時未作洛。無東都大邑。故於宗周言近事焉。言昔我來自踐奄。我大下爾四國民之告

命。我乃明致爾天罰。遷移爾遠居于洛。欲爾近事而臣我宗周多順也。蓋罰之遷洛。東於紂都為遠。以去逆焉。西於宗周為近。以效順焉。去逆效順。天命之公也。上文以遷為天命者。非空言也。

述曰。漢石經。王曰下有告爾之文。蓋所傳者異也。降下。釋言文。四國。詳多方篇。蔡傳云。降。猶今遷降等云者。言四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蓋以命為民命也。今不從者。下文云。予惟時命有申。謂申是告命也。緣蔡言之。則下文失所承矣。多方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亦謂用我下爾告命也。且以降罪為降爾命。亦於文未適也。民罪可降等矣。民命可降等乎。書疏引王云。君為民命。偽傳云。民命。

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非也。既曰降下。何以爲誅之乎。君爲民命。豈可卽以民命目君乎。皆於文未適也。下文言命有申者。傳固以爲教命。申戒之也。則王說以爲民命者。傳與之同。違於經矣。釋詁云。遏遠也。說文云。逖遠也。古文作逷。釋詁云。逷遠也。比近。詳召誥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賓去聲

此言今作洛之欲其多遜也。不爾殺者。卽所謂肆不正也。蓋自昔言之至今爲信。故曰今予惟不爾殺。時命者。是昔來自奄之降命也。卽多方所命四國殷多士者也。申。重也。

蓋昔惟初命。今惟申命也。易曰重巽以申命。大邑東都也。困。無攸。所也。賓。古通擯。馬氏謂卻也。無所卻者。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也。會四方于洛之土中。其何所賓乎。言今朕在爾遷洛後。營作大邑于此洛。予惟欲會四方而無所賓卻矣。亦惟欲爾多士。所服事奔走于大邑而臣我多順也。言臣我不言臣我宗者。其時既作洛。有東都大邑。故以奔走言臣我焉。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重平聲

述曰。引易者。巽彖傳文。茲洛。漢石經作茲雒。下文茲雒同。蔡傳云。言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今不從者。周制

東西分陝。實統南北言之。故成王顧命則東西諸侯至焉。宗周鎬京。蓋猶古之賓于四門者也。雖無東都。豈可謂無所乎。若其言多士者。而曰爾無所處。於經病添文也。馬義見釋文。僞傳云。無所賓外。蓋與馬同。戰國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秦傳錄之。擯作賓。蓋古通也。六國表序云。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亦其義也。蔡傳引吳氏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今攷下文。其辭且勉之。且戒之。則皆期之者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一句讀也。其曰多士者。可徵讀之爾。吳氏蓋失其讀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果案反

自此而下至篇終皆申命而告之也。尚庶幾也。有者猶詩
言保有也。故下文以不有戒之。幹。謂正事也。此多士所以
爲遜之實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又曰。貞
正也。故君子則有正事之幹焉。蓋多方稱謀介者。卽今所
謂聽用德也。非正事之幹。何以爲德哉。寧幹止者。其爲文
猶詩言緝熙敬止也。言爾乃庶幾保有爾土乎。爾乃庶幾
安於正事而止爾土乎。幾平聲

述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今轉注之。詩閟宮云。保有鳧繹。今
言尚有者。保有之例也。幹。唐石經作幹。非也。段氏云。幹从
木。倝聲。若从干。則兩聲無形矣。引易者。乾文言及師彖傳
文。引敬止者。詩文王文。僞傳云。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

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此從書序而爲之說爾。蔡傳謂此於文義似矣。其事則非也。詳多方疏。蔡傳云。爾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蔡以榦及止分所寧而平言之也。今攷下文云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則寧榦者故止焉。非平言之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啻與翅同

敬者寧榦之大要也。多方言克敬于和者。固終舉其大要矣。今言敬不言和者。克敬而榦事焉。其和可知也。所謂遜也。畀與也。言天惟將與哀矜爾。謂其自致天之福也。不啻猶不但也。罰者多方所謂我乃大罰殛之也。此勉而戒之。

述曰。無逸云。不啻不敢含怒。鄭以不但訓之。釋文云。啻徐本作翅。亦義同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宅居也。繼謂世之也。言爾惟是居爾邑世爾居。此所謂有爾土也。有年者謂久居之有年也。蓋有幹者必有年矣。有幹者足以幹事而其德貞固也。則無不可久居焉。此所謂寧幹止也。言爾其以有幹而有年于此洛也。爾小子者謂其子孫也。蔡氏謂言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是也。此以亡國之餘。勉之爲起家之祖。殷多士有不樂爲君子之幹事者乎。何誥辭之善也。

述曰。宅居釋言文。有年者僞傳以爲有豐年。蔡傳以爲有壽考。皆於義未融也。書疏引王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其謂久居之有年歟。然於文未洽也。僞傳云。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而遷善。傳之釋遷。不承上文遷居西爾而言。非也。善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者。王自謂又有言也。猶上文予其曰之例也。此於誥終而爲丁寧不盡之辭。蓋王謂今又有言。謂是予乃或有告言。亦言爾所居。此王示多士以不忘爾居也。爾多士於所居。宜何如不忘哉。以爲爾不克敬。則將失爾所居矣。○

謹案多士之誥。自多方之誥而申之也。其辭若有異。其義

實皆同。君子於此而會通之。得三善焉。王言之善達也。物情之善推也。史文之善變也。

述曰。蔡傳云。王曰之下。當有闕文。此殆据多方篇末王曰又曰之例也。縣今攷之。經文上下相屬。蓋無闕文焉。古史之文。非一例也。左傳注云。丁寧。鉦也。蓋以儆衆者。其聲丁寧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一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無逸

蔡氏曰。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其意深矣。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亂。此特治其流爾。無逸者。治其源也。更平聲。

述曰。無逸石經作毋劮。大傳作毋佚。史記魯世家作毋逸。漢書梅福傳作亡逸。蓋古通也。無逸次洛誥多士之後。則

蔡氏以爲成王初政者是也。無逸次君奭多方之前。則呂氏以爲東征既定者是也。秦火而後書之篇次。或非其次矣。故兩存焉。史記魯世家以爲周公奔楚。故於反歸之後。遂云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蓋異說也。安見周公奔楚乎。詳金縢疏。白虎通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或以爲此無當作亡。謂亡篇之逸文。今攷大傳引毋佚有此文。則或說非也。段氏云。蓋古文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駁異如此也。經稱祖甲者。與所稱中宗高宗不同。史傳亦不言祖甲稱宗也。蔡傳統之曰三宗。失之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嗚呼者鄭氏謂將戒成王。欲以深感之也。君子者在上之稱也。對小人在下而言。猶中庸稱王天下者爲君子也。所者猶召誥所謂王敬作所也。蔡氏謂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無不在是焉。無逸者君子之勞也。康誥曰。無康好逸豫。稼穡之艱難者。若詩豳風七月所陳也。知艱難而以稼穡爲先者。蔡氏謂民事莫勞於稼穡。是也。先知乎此。則凡民事之艱難者從可知矣。乃逸者蘇氏謂艱難乃所以逸。是也。下文言無逸者享國之壽。所謂乃逸也。詩曰。逸豫無期。盤庚曰。胥及逸勤。依者不可離也。小人之依者。稼穡盡小民之不可離也。猶多方言民之麗也。蔡氏謂稼穡。小民所恃以生。是也。既知乎此。則凡小民之不可離者從可知矣。

言君子於何所乎。君子所其無逸。先知乎稼穡之艱難。而無逸乃逸焉。則以所先知者非他。知小民之依也。此一篇之大要也。蓋所當無者之逸。非逸道也。艱難乃逸之逸。則逸道也。多方曰。有夏誕厥逸。此不能無逸者也。多士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此不能艱難乃逸者也。彼徒知逸之爲逸。又烏知無逸之爲逸乎。王天下讀王去聲 豳音彬 離去聲

述曰。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君子。謂在官長者。非也。下文自中宗至文王。皆君子也。僞傳云。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蓋傳意與鄭同。書疏引鄭云。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引逸豫者。詩白駒文。說文云。依。倚也。蓋倚則不可離矣。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室

如縣磬。野無靑草。何恃而不恐。言無稼穡之恃也。江氏云。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張一弛之道也。蓋江說本於論衡者也。如其說。是無逸者時而逸焉。非所其無逸之義也。呂氏云。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蓋呂說自下文推之者也。下文於高宗云。舊勞于外。爰曁小人。於祖甲云。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此呂說之所繇也。然中宗及文王豈先備嘗稼穡之艱難者乎。且經言所其無逸矣。奚可言乃處於安逸邪。蔡傳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蓋與呂說略同。僞傳云。稼穡艱難。先知之。乃謀逸豫。謀之

爲言。則添文而戾矣。今攷詩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無逸乃逸之義也。易豫象傳云。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又云。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蓋豫之文同。而其義不同。則經言逸者。可推也。於無逸言逸道者。猶孟子於勞民言佚道也。逸與佚通。王氏引之云。依。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說文云。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蓋依亦隱也。周語云。勤恤民隱。韋注云。隱。痛也。今不從者。爲迂也。或曰。下文言小人之依者。必其言小人之隱也。故爲小人而後知之。如謂稼穡爲小民所依恃。則亦易知爾。何待爲小人哉。是不然也。商書言紂云。不有康食。孟子言諸侯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則不知

所依恃者矣。下文言小人乃逸者。則小民且不知所依恃也。若夫中宗及文王。雖未爲小人。又豈不知小人之依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相去聲諺音彥

此以小民之事喻成王也。相視也。勤勞稼穡者。其父母之無逸也。其子不知艱難。則不勤勞而逸矣。乃逸者猶多方所謂後王逸厥逸也。諺謂鄙諺。蓋逸言也。既如論語既而曰之既。誕大也。蓋大逸也。猶多方所謂誕厥逸也。否不可也。言其子乃逸豫。乃鄙諺。既且誕妄。其不可則竟侮其父母。曰。昔之人徒勤勞而無聞知。蓋其所否者。其誕如此。不徒諺也。蔡氏曰。劉裕子孫。見其服用。笑曰。田舍翁得此亦

過矣。此之謂也。

述曰。相視。釋詁文。僞傳釋諺爲叛諺。今攷論語云。由也喭。集解引鄭注云。子路之行失於吸喭也。傳以叛諺通吸喭。非也。彼小人豈賢者之失乎。漢書賈誼傳有鄙諺之稱。漢石經。諺作憲。蓋聲近而譌也。詩板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或以言此經。則晦矣。且逸豫不該欣之義乎。釋詁云。誕大也。漢石經。誕作延。蓋文殘也。否作不。蓋古通也。或讀曰既誕不則。謂既大不灋也。然侮厥上非連則之文。於文未適也。況下文亦有否則之文邪。蔡傳云。既又誕妄。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蓋以否爲不然也。夫旣不誕。則胡爲侮其父母邪。孟子云。否。不然。蓋否與不然異也。昭二十年左傳云。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則否者不可也。

論語云。予所否者。其例也。劉裕者宋武帝也。蔡所引者見宋書。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度如字。祗音支。有音又。

中宗者。鄭氏以爲大戊。是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稱宗者尊之也。古文尚書說。謂其廟宗而不毀也。寅。敬也。嚴恭者以外貌言。寅畏者以內心言。自度者。蔡氏以爲自律。是也。以天命而自律。若大戊以桑穀之祥而脩省也。祗。敬也。康誥曰。小民難保。此所以治民敬懼也。荒。廢。寧。安也。馬氏謂不敢荒廢自安。是也。蓋天命繫於民。敬天者必勤民。此無

逸之實也。肆故也。論語曰。仁者壽。君奭曰。天壽平格。此無逸者所以享國之壽也。多士所謂上帝引逸者。繇此故也。此言中宗之無逸乃逸也。大音太穀音谷省悉井反
述曰。鄭義見詩商頌譜疏。漢書賈誼傳云。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賈誼時古禮多存也。史記云。帝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詩烈祖序云。祀中宗也。詩疏稱許氏異義引古文尚書說云。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蓋古文家据禮而說之也。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蓋殷五廟也。契爲大祖。百世不祧。其廟不毀。高曾祖禰四廟。親盡則祧。迭毀其廟。惟稱宗者不毀爾。鴻範云。貌曰恭。則嚴恭當然也。釋文云。嚴馬作儼。今攷曲禮云。儼若思。亦以外貌

言也。寅敬。釋詁文。書疏引鄭云。恭在貌。敬在心。今不出之者。以無嚴畏之文也。度漢石經作亮。此文殘而譌也。江氏云。度代洛反。圖度也。圖度天命。非也。多方云。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則寅畏者不可以圖度天命言也。度當讀如字。堯典言律度者。度繇律生而爲瀘也。今以喻自脩慮。猶大學於絜矩言天命也。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說之云。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蓋脩省之事也。桑穀木名也。荒廢。詳盤庚疏。肆故。釋詁文。享漢石經作饗。蓋古通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陰如字又亮音梁陰闇平聲

高宗者。鄭氏謂武丁也。時是。舊久也。是久勞于外者。馬氏謂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勞於外也。爰于。暨與也。言其勞于外者。于是與小民勞也。蓋明高宗知稼穡之艱難也。作起也。或有也。亮陰大傳作梁闇。鄭氏謂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是也。言者。三年喪畢而言政事也。雍和也。謂所言之順也。嘉善也。靖安也。謂靖亂而安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商頌之美高宗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此其勤勞不敢荒寧而善安殷邦。至于小邦大邦。無時或怨其不安也。商頌曰。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謂高宗享國之壽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乃逸也。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大子之大音太闇平聲述曰。鄭義見詩商頌譜疏。下引鄭同。史記云。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經讀曰。其在高宗。與下文其在祖甲讀同。時屬下讀。徐幹中論引作寔。釋詁云。時寔是也。舊史記訓久。蓋舊者則必久矣。馬舊勞義見史記集解。又集解引鄭略同。而以役爲師役焉。爰于。暨與。皆釋詁文。作起。詳盤庚疏。亮陰論語作諒陰。史記作亮闇。漢書作涼陰。鄭本作諒闇。而鄭從大傳轉作梁闇。蓋古書假借也。史記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蓋以或訓有也。互詳微子疏。呂氏云。乃或者賢聖之君

未必盡然也。今攷論語言此義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呂說非也。晉書言杜預議皇大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或以此傳爲馬義也。僞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襲其義也。亮信。從釋詁也。杜預託於信默之義。以爲釋服心喪。而不遂服三年。蓋以文姦言者爾。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與杜所引傳同。或曰。論語孔注亦僞爲也。楣謂之梁。釋宮文。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凷。既虞翦屛柱楣。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喪服傳賈疏云。既虞之後。乃改廬。西嚮開戶。翦戶旁兩廂屛之餘草。豎柱施梁。此梁闇之制也。禮大傳云。非喪事不言。

蓋不言政事也。雍和。詳堯典疏。禮坊記說。雍作讙。注云。讙當爲歡。繇今攷之。雍則言者之義也。讙則聽言者之義也。雍蓋經之本文也。書疏引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今不從者。經曰三年不言。則經所謂言者。必三年後也。非言於不言之時也。蓋言者言政事也。嘉史記作宻。詩昊天有成命傳云。宻寧也。嘉善。釋詁文。蔡傳云。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蔡以爲嘉德而靖邦人也。易乾文言云。嘉會足以合禮。定十年左傳云。嘉樂不野合。此蔡說之所繇也。今不出之者。爲其於武丁則汎也。靖安。詳盤庚疏。釋詁云。靖謀也。僞傳云。善謀殷國。詩昊天有成命傳云。靖和也。或

以言此經皆汎也。引易者旣濟九三文。引商頌者殷武文。書疏引鄭云。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蔡傳以爲小大者民也。今不從者。經下文亦曰至于小大。當各承上文言之也。顧命云。安勸小大庶邦。論語云。在邦無怨。其例也。論衡云。高宗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百三四十歲矣。蓋言百年者。與漢石經同。史記作五十五年。殆誤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者。鄭氏謂武丁子帝甲也。馬氏謂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史記曰。武丁崩。子祖庚立。祖

庚崩。弟祖甲立。蓋雖逃而起其即位也。以其久爲小人。于是知小人之依矣。惠愛庶衆也。能保愛于衆民。則民不失其小人之依矣。其保民者至于不敢侮鰥寡。則小人之無依者亦不失其依矣。祖甲未享國之年。以久爲小人推之。必歷年多。加之享國。其壽可知也。此言祖甲之無逸乃逸也。○孫氏曰。周公之意。非以天子必居民閒而後知小人之依。高宗祖甲事實如斯。故據言之爾。是也。此猶漢書言宣帝微時居民閒。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也。長丁丈反少去聲述曰。鄭義見書疏。馬義見史記集解。又書疏引鄭與馬同。呂氏春秋云。孝己疑。注云。孝己殷王高宗子也。後漢書郅惲傳云。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是高宗

嘗有廢立之事矣。若祖庚則欲廢而終立者也。書疏史記集解引王云。祖甲湯孫大甲也。僞傳云。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蓋與王同。今攷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其下闕焉。蓋今文肆高宗之享國百年。連自時厥後也。洪氏隸釋載其文。謂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繇是推之。漢書韋元成傳稱劉歆等議云。於殷大甲曰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佚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蓋今文之說也。僞傳釋古文。而以祖甲爲大甲。與今文之說同。然古文先後之次。與今文則不同。史記集解引王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非也。僞傳云。此以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

在下。亦非也。史記殷本紀云。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此采國語而爲之說爾。國語者。或以爲春秋外傳也。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此僞傳所爲不以帝甲言也。然執史傳以疑經。可乎。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甲可知也。蔡傳以祖甲爲帝甲。而謂國語不足盡信。是也。孟子云。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蓋謂湯。大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也。其在祖甲。則七作矣。祖甲者。武丁子也。孟子以武丁立文。祖甲在武丁後。故不曰七作。而曰六七作也。古文於祖甲之下云。自時厥後立王。謂自帝甲後也。陳氏師凱謂如以祖甲爲大甲。則中宗高宗。皆大甲後人。安得言罔或克壽邪。是也。宜三年

左傳於商云。載祀六百。晉語云。商之饗國三十一王。韋注云。自湯至紂也。如大甲後立王。無踰十年者。何以盈其祀數邪。饗與享通。下文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其言自言及者。蔡傳謂因其先後而枚舉之辭。蔡据經之本文也。段氏謂今文當云。自殷王大宗及中宗及高宗。此亦意言之爾。豈必經之本文乎。蓋今文之次亦可疑也。史遷通今古文矣。史記魯世家。錄其在祖甲之文。在高宗之下。安見史遷所錄者。必古文之次而非今文之次邪。且以大甲言之。有於今古文皆窒者。孟子云。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今言大甲舊爲小人。則

言大甲之過矣。而未有言其悔過之文也。何以遽言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乎。蓋其窒也。僞傳云。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此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爰于於也。蓋爰者承上文之辭。如僞傳不添文。則爰之爲言。無所承矣。史記魯世家錄此經云。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此所錄者。將櫽括錄之歟。抑異文歟。其言久爲小人于外者。若上文所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也。蓋以小民言。豈以小人之行言邪。夫祖甲者名也。僞傳言大甲云。殷亦祖其功。故稱祖。非也。史記殷本紀云。大甲稱大宗。豈稱祖乎。殷王若祖乙祖辛祖丁。其名祖者不一也。豈祖其功者之多乎。蔡傳謂殷以甲名者

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稱祖甲。是也。蓋大甲苟爲祖甲。其子孫必不復名祖甲也。惠棟。釋詁文。孫氏者。繼有也。明史有傳。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耽丁南反 樂盧各反

時是也。立王者。嗣立之王也。生則逸者。言自初生而卽逸也。重言之者。痛辭也。耽者。樂之甚也。從者。從而忘反也。言年不言享國者。夭年不足言享國也。此言殷後王之不能無逸乃逸也。○謹案鴻範五福一曰壽。五福以壽爲先也。而無逸者享焉。鴻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六極以夭而不壽

爲先也。而生則逸者罹焉。蔡氏曰。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重平聲天上聲罹音離惡烏路反

述曰。立王詳高宗肜日疏。中論引生則逸。無重文。蓋節之也。荀子稱魯哀公云。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此言諸侯之生則逸者也。而立王可知矣。詩常棣釋文引韓詩說云。湛樂之甚也。中庸引詩。湛作耽。蓋古通也。詩抑云。女雖湛樂從。緜無逸之文也。孟子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蓋從有忘反之義焉。四三年。中論引作三四年。然漢書杜欽傳亦引作四三年。蓋古史變文。以見八七六五之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大音太鮮平聲昃音仄

亦者亦殷王也。大王亶父也。文王之祖。王季季歷也。文王之父。蔡氏謂言大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故述其先也。抑畏者無逸之本。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抑畏之心發之爾。卑服者以尊者而用卑者之服也。蔡氏謂猶禹惡衣服也。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矣。即就也。言文王卑己之服而就民之功。明不以自奉者擾民也。天作之詩曰。大王荒之。又曰。

文王康之。蔡氏謂康功安民之功。是也。孟子言文王曰。制其田里。又曰。耕者九一。蔡氏謂田功養民之功。是也。此梓材所謂引養引恬者也。上文言先知稼穡之艱難言知小人之依者。於此見焉。徽和。懿美也。徽和之柔。其柔之中也。懿美之恭。其恭之德也。抑之詩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抑畏之實。所以能懷保小民者也。懷和也。言懷和以保小民。蓋知小人之依也。鮮生也。鰥寡小民之窮而無告者。言惠愛以生鰥寡。蓋知小人之依而無不至也。蔡氏謂於鰥寡則賙給使之生。是也。此其懷保小民之先者也。昃。日西側也。皇。古遑字。暇也。皇暇重文。猶艱難之例也。咸。猶徧也。自朝至于日中且昃。猶不皇暇

而食。用以徧和平萬民。此明文王之勤勞也。盤樂也。遊者遊行。田者田獵。以用也。蓋遊田有其正者。苟盤樂之。則妄供而虐民矣。文王爲西伯。其勤勞不敢盤樂于遊田。故無用妄供。用衆邦惟正之供而已。此其咸和萬民之大者也。受命者。鄭氏謂受殷王嗣位之命也。中身者中其身之年也。記曰。文王九十七乃終。以中身言之。何以爲享國五十年乎。公孫丑言於孟子曰。文王百年而後崩。則符矣。此言文王之無逸乃逸也。○謹案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諸賢有任其勤勞者矣。而文王不皇暇食。何也。蓋無逸者立政之本。非文王之勤勞。則無以立政也。蔡氏曰。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

程書脩文帝衛士傳飧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瞷音周 飧音孫

述曰。詩有客云。亦白其馬。毛傳云。亦亦周也。鄭箋云。亦亦武庚也。此釋亦之例也。史記云。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中庸云。追王大王王季。是也。易謙彖傳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蓋謙抑之義也。釋文云。卑。馬本作俾。使也。或曰。釋詁云。服事也。言使事也。此於文未洽也。論語云。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文王無逸。其道當同也。徽和。詳堯典疏。懿美。釋詁文。柔之中者。若易坤六二之中也。詩抑。國語作懿。蓋懿古音抑。故義通也。詩抑毛傳云。抑抑愼密也。蓋抑畏之義也。詩皇皇者華

傳云。懷和也。鮮古作鱻。謂生魚也。此本義也。引而信之。凡物之生者曰鮮。則鮮者。生也。物鮮。則善矣。釋詁云。鮮。善也。反而求之。凡物之少生者曰鮮。詩蓼莪云。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毛傳云。鮮。寡也。然則惠及鰥寡者。必愛以生之也。僞傳云。加惠鮮乏鰥寡之人。此於文未適也。漢書谷永傳引鮮作于。漢石經同。蓋今文之異也。孟子言鰥寡獨孤云。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惠鮮可明也。昃與𣅔通。易豐彖傳云。日中則昃。說文云。𣅔。日在西方時側也。皇今本作遑。此衞包改之爾。書疏於下文皇自敬德云。鄭以皇爲暇。則此不遑當作不皇矣。楚語引作不皇暇食。蓋與下文無皇曰之皇同。禮表記

引詩皇恤我後。亦不作遑也。釋言云。偟暇也。偟與皇通。咸義詳酒誥疏。釋詁云。般樂也。孟子引晏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言遊之正者也。隱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言田之正者也。孟子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言遊田之不正者也。蔡傳云。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今以春

秋傳攷之。若晉責鄭幣。使鄭伯從公侯之賦。豈其正乎。自秦而後。郡縣之世。與封建不同。唐制未可以證經也。楚語云。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蓋檃栝而引之也。此正作政。供作恭。皆異文也。鄭義見書疏。詩瞻彼洛矣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蓋受嗣位之命也。引記者。禮文王世子文。僞傳云。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此傳不知記之妄也。互詳金縢疏。呂氏春秋云。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同。或曰。經言五十年。舉大者言之爾。非也。以上文例之。豈不可云五十有一年乎。呂

說不足据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與程通。舊唐書太宗本紀言隋文帝云。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飧而食。此皆似無逸而非無逸之道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酗況具反

此承上文殷王文王而告戒成王也。其者期之之辭。猶召誥言王其疾敬德也。無古通毋。淫過也。觀者自上文遊田而推之也。孟子言齊景公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觀之正者。非左傳言魯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

祉之不正也。無逸之逸。謂逸豫之不正而不可有者。無淫于逸之逸。謂逸豫之正而不可過者。淫而過之。則正者亦不正矣。淫于逸者。若酒誥所謂罔愛于殷惟逸也。無淫于逸者。若酒誥所謂爾乃自介用逸也。于觀下言于逸而後言于遊于田者。以明觀與遊田皆逸也。又以明逸不盡於觀與遊田。故言于逸以統其餘也。若酒誥之言逸者可推矣。惟正之供。承上文言文王者而言。皇暇也。毋皇者若酒誥所謂不敢自暇自逸也。訓者以是得正而爲訓也。若顧命曰。皇天用訓厥道。召誥曰。面稽天若。蓋民所訓者。即天所順也。時人謂是人君也。猶下文言茲四人也。不大衍過。迷惑也。酒德凶德也。言繼昔殷王文王而自今嗣王。

則必其毋淫過于凡所謂逸者。如文王用萬民惟正之供焉。嗣王毋自暇曰。今日姑甚樂爾。是乃非民所訓。非天所順。是人君非小〻也。大則有過矣。彼殷王受之惑亂而沈酗于酒德者。亦自一日爲之漸也。今其毋若是哉。蓋毋淫逸而妄供以耽樂。即知小人之依也。於殷特以受爲戒。則必如殷先哲王可知也。

述曰。蔡傳云。則灋也。甚指文王而言。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今不從者。觀逸遊田。孰大孰小。奚以分焉。觀逸爲上文所不言。而以灋其之文承之。於文未適也。篇中言則者數。皆相承之辭也。淫過。詳多士疏。書疏引鄭云。淫者侵淫不止。亦過之義也。漢書谷永傳云。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蓋異文也。

逸與劮通。漢石經殘文有酒毋劮于遊田維七字。維下闕二字。而共字猶存。此今文也。蓋與漢書略同。皇漢石經作兄。古況字也。此聲近而譌爾。詩常棣釋文云。況或作兄。管子書以兄爲況者不一也。愆與僁通。釋言云。僁過也。蔡傳云。時人大應其過逸。江氏云。是人大則效之。斯有愆尤矣。今不從者。康誥云。丕則敏德。蓋有德者可言則也。若有愆者不可言則矣。孝經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迷惑。釋言文。漢書翼奉傳引酗作配。亦異文也。說文云。配酒色也。僞傳云。以酒爲凶。謂之酗。書疏云。酗從酒。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也。蓋疏讀酗若凶歟。說文云。酌醉醬也。微子釋文

云。酗況具反。說文作酌。然釋文不言其從凶從句之繇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竹求反 幻音患

上文周公之言。自人君所行者言之。自此而下。自人臣訓告其君者言之。蓋以申言其無逸而知小人之依也。古之人。謂殷王文王之臣也。下文所以又言人乃訓之也。胥相也。言人臣皆相若此也。保安也。惠順也。孝經曰。將順其美。保惠者。謂安順其所已及焉。教誨者。謂教誨其所未及焉。皆所以訓告也。下文所以獨言訓告也。言我所聞於古者曰。古之人君既自期於無逸矣。古之人臣猶皆相訓告之。於其所已及者。相訓告而安順之。於其所未及者。相訓告

而教誨之。此下文所謂迪哲也。民者自人臣而推之也。詩曰。宜民宜人。譸張誑也。幻詐惑也。誑爲詐惑。則導其君之逸。而忘小人之依。此堯典所謂讒說也。蓋人臣皆以正訓其君。下文所謂人乃或譸張爲幻者。胥無是矣。民知人臣皆以正訓其君。則民不敢以讒說妄干其君。故民無或相誑爲詐惑也。此言民無或相爲之。則人無或爲之可知也。下文言人乃或爲之。則民乃或相爲之可知也。互見以省文也。誑居況反

述曰。古之人者。僞傳以古之君臣言之。今据下文。則言人臣之告君。非言人君之告臣也。僞傳以爲君臣相告。非也。胥相。釋詁文。惠順。釋言文。蔡傳於訓告與保惠教誨者。皆

平言之。蓋未察平下文獨言訓告者也。引詩者假樂文釋訓云。侜張誑也。郭注引書曰。無或侜張為幻。蓋譸作侜。無民胥字焉。說文云。譸詶也。又云。幻相詐惑也。皆引周書曰。無或譸張為幻。蓋譸與今本同。亦無民胥字焉。此引而節之爾。未可執是而疑今本之妄添也。鴻範云。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又云。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皆民與人相因之義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詛側助反 祝之又反

刑灋也。否謂民以正刑之變亂為不可也。重言否者。痛辭也。詛謂阻其事。祝謂祈其殃。皆於祭為之也。此承上文而

反言以明之。蓋若於此古之人相訓告者。其不聽焉。人臣乃以非所訓者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灋。至于小政大政。民不可。則其心違上而怨矣。不可。則其口且怨而詛祝矣。蓋以不知小人之依而致怨也。怨乎人之所訓非正訓也。下文所謂人乃或譸張爲幻也。殃音央

述曰。此厥不聽。下文亦有其言。蔡傳皆自成王言之。於經病添文也。下文於其終云。嗣王其監于茲。則此未可遽自成王言之也。刑灋。釋詁文。論語云。政者正也。詩關雎序云。政有小大。蓋小大者承上文正刑而言也。閻氏云。篇中兩至于小大。蓋皆爲民而言。非也。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如以民言之。猶可也。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如以民言之。

則當從民絕句矣。然以例上文。則句不一例也。今從大絕
句。則民之爲言。不亦綴旒乎。蔡傳於上文。以否爲不然。蓋
反語辭也。以言此文。其曰至于小大者。安可遽云民不然
則怨乎。以其語之所承無所反也。詩蕩云。侯作侯祝。釋文
云。作。或作詛。襄十七年左傳云。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釋
名云。詛。阻也。隱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
以詛射潁考叔者。詩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詛
者。阻其事也。昭二十年左傳云。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又云。
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此言祝史之祝也。故謂之
有益也。今言詛者之祝。則祝爲有損矣。蓋祝者。祈其殃也。
昭二十七年左傳云。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

譸令尹。譸者詛祝之怨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上文言胥訓告者。皆迪導也。哲智也。以其智之所知能知小人之依也。故稱哲王焉。蓋此四人君皆以人臣所迪導者而智也。君奭言文王之五臣曰。茲迪彝敎。又曰。迪知天威。亦此意也。此申言上文古之人猶胥訓告之意。

述曰。迪道。哲智。詳臯陶謨疏。蔡傳云。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蔡以爲迪有由行之義焉。言能行其所知也。然以言此經。於義未融也。上文云。君子

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以行而知也。非徒知而已也。朱子於中庸。言道之不明者。自賢不肖之不行而言之。然則知有以行而明者矣。此所謂知因行而無終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智反　啻與翅同

詈罵也。汝謂殷王文王也。皇大也。敬德者君子無逸之所也。言聞告則大自敬德。其怨詈所謂愆過者。即曰我之愆過也。蔡氏謂反諸其身。不尤其人是也。允誠也。言其受過之心誠若是也。蔡氏謂蓋於小人之依。心誠知之也。不啻猶不但也。鄭氏謂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

得失。是也。此言四人迪哲之德。民之所以無或譸張爲幻也。

述曰。說文云。詈。罵也。皇。大也。釋詁云。允。誠也。又云。允信也。江氏云。我之過。信如是怨詈之言。今不從者。允若時之文。當與下文則若時爲一例也。啻古通翅。不翅者。不止也。故以不但言之也。鄭義見書疏。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其知此經之義者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辟必益反綽音卓叢才公反

此承上文而反言以明之。蓋若於此迪哲而敬德者其不聽焉。人臣乃或誑為詐惑而告之。則信之而致怨矣。曰者人或告之之辭也。則若時者明其不知小人之依若是也。辟灋也。不長念其灋者。上文所謂變亂先王之正刑也。綽裕也。若上文引為朕愆者。則寬裕其心矣。今不然也。辜亦罪也。罪自司刑者言。辜自犯刑者言。互文也。叢聚也。蔡氏曰。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聚於人君之一身。

述曰。辟灋。釋詁文。又釋詁云。辟君也。僞傳云。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蔡傳義同。此於經病添文也。如曰。不長念其君。則

告臣非告君矣。書疏引王云。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此專自下文言之爾。於義未悉也。詩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衆。綽緩也。僞傳以言此經。謂不寬綏其心。於義未融也。釋言云。寬綽也。今此經將重文乎。孟子云。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則寬裕之義也。康誥云。不于我政人得罪。蓋罪自司刑者言也。酒誥云。惟民自速辜。蓋辜自犯刑者言也。詩十月之交云。無罪無辜。蓋對文則異也。其散文則通矣。說文云。叢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監去聲

監視也。茲謂上文所申言者也。此歎言以結上文之意。蔡氏謂其言有盡而意則無窮也。謹案無逸乃逸者。爲其

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勞而得逸也。彼小民之勞。其可用焉。衞之漑畦五丈夫。所以可令守國者。謂乎小民之能無逸也。鄧析將教以巧者之機。以爲逸而不勞。不曰昔之人無聞知乎。是烏知可逸者必不可勞。民于是乎乃勞乃諺既誕矣。民于是乎胥譸張爲幻矣。將誰與守國哉。守國無人。安所言享國之年也。宋璟爲無逸圖以獻天子。其知相之道乎。爲其之爲去聲漑音概畦音攜令平聲璟音景相去聲

述曰。監視。釋詁文。劉向說苑云。衞有五丈夫。負缶入井漑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鄧析去。行數

十里。顏色不懌。自病曰。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繇是言之。豈不以小民之能無逸邪。引宋璟者見唐書。

尙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